

散文組

散文組評審委員



尹雪曼先生（召集人）

河南省人，國立西北大學畢業，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曾服務新聞界多年，並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專、政戰學校及世界新專等校。著有文學理論、長短篇小說、散文等書四十一種，並曾以「海外夢迴錄」一書獲教育部民國五十四年度學術文藝獎文學獎。暨中山文藝獎。現任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華文藝月刊發行人、中國作家藝術家聯盟會長。



王邦雄先生

台灣雲林人，民國三十年生。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現任中央大學中研所教授。著有：老子的哲學，韓非子的哲學、儒道之間、中國哲學論集、做個出色的人、生命的大智慧、行走人間的脚步、老子道、生死道、人間道、向生活說話、當代人心靈的歸鄉、沒有天沒有地、人間因緣、緣與命、再論緣與命、文化復興與現代化、材與不材之間等書。



沈謙先生

江蘇東台人，師大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幼獅月刊主編、幼獅學誌主編，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空中大學人文學系主任。現任國立空中大學出版中心主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演說藝術學會常務理事。著有「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時報）、「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聯經）「神話、愛情、詩」（尚友）、「文心雕龍與現代修辭學」（益智）等。



李堯先生

福建省林森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文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教授、系主任、所長、訓導長。現在師大國文研究所教授、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孝經疏證、揚子法言探微、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學家故事、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蔡琰悲憤詩釋疑、論語孟子孝經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字的內涵、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等二十餘種學術論著。



曾昭旭先生

廣東大埔人，民國卅二年二月二日生。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副教授兼所長，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王船山哲學、道德與道德實踐、文學的哲思、論語的人格世界、性情與文化、情與理之間、人生書簡、從電影看人生、且聽一首樵歌、提起與放下、人間世與理想國等書。

我看今年的獲獎散文

尹雪曼

評閱今年（八十年）參加徵選的散文作品，使我內心裡一直洋溢著一片興奮之情。第一年參加徵選的散文作品，在數量上，可說是個大豐收，共有一百三十六篇之多。如果平均以三、四千字一篇來計算，那麼，共有五十多萬言，自然是豐收了。第二，在質量上，今年的散文，也可說是篇篇珠玉，美不勝收。使我們五位評審委員，左看右看，無法割愛，難以取捨。第三，今年參加散文徵選的作者，大都十分年輕。這一點，說明了我國文壇新芽萌生，文學的生命力茁壯；不僅為未來的我國文學發展，萌發了光明的遠景，也說明了教育部在推行文藝教育，鼓舞文藝創作的努力上，獲致了明顯的效果。

散文，在我國古代泛稱文章，與詩並稱為「詩文」。由於它的體裁廣泛，應用方便，一般人誤以為散文好寫。其實是易寫難工。這也就是說，散文雖好寫，卻不容易寫好。因此，寫散文必須嘔心瀝血，把真摯的感情揉入文字裡。此外，還得細心推敲，使一字一句，都盡善盡美（起碼是依自己的標準，盡了個人最大的努力。）

當然，如今時代不同了，環境也不同了；今天的我們，不可能（或說無法）再像宋朝的歐陽修一樣，一篇四百零幾個字的「醉翁亭記」，就花了十個月的時間。但是，他老先生的這份認真精神，卻值得我們學習與景仰。

看今年的散文參選作品，我的印象是：絕大多數作者，在寫作態度上，可說都十分認真。獲獎的六篇作品（一、二、三名與三篇佳作），讀來也無不令人心折。以他們的年紀，能如此用心、努力，必然前途無量。

下面，是我對這六篇作品的淺見：

且來花裡聽笙歌——是一篇寫得非常用心的散文；作者董雅蘭小姐，字寫得柔柔細細，但一筆一

劃不苟，說明了她是一位細心、柔和的女孩。她寫花、寫詩；從花裡看詩，從詩裡看花；說「案頭即是花園」，可說是心細如髮，柔情似水。但是，文中並不祇此一點兒的情趣。年輕的她，還從花中瞭悟人生，說「是花，就免不了繁華凋零；是人，就免不了生死流轉。」予人的更是無盡唏噓與感喟。

土地麗歌輕吟哦——全文分作三個單元，一是「四個天燈」，二是「重返舊時路」，三是「大地母親」。這是一篇近乎報導文學作品的記述文，惟寓意相當深刻。如「四個天燈」，說是代表四個種族：漢家人、客家人、泰雅族、平埔族共同向上天報導平安的象徵。由是，可見作者潘秀玉小季的匠心。

獨居——是今年散文獎六位得獎人中唯一的男性——羅元輔。他雖是男生，但並不比女生粗枝大葉。他的字寫得相當工整，也頗見功力。從字跡上，我們可以看出他踏實、認真的性格。而本文描述街景、行人、車輛、時光及獨居的情景與心境，觀察入微，體會深沈；發人深省，相當難得。

緣繫一生——是一篇情深似海的親情散文。尤其是作者洗練的文筆，格外令我覺得喜歡。從字跡上看，作者李嘉瑜小姐，必是一位「乖乖牌」的女孩；聽話、聰慧、認真而一絲不苟。她寫她父母的愛，令人感動。由於家世背景的不同，她父母歷盡千辛萬苦始獲結合；但，結合後倆人間時生的齟齬、失和；復在愛的熱力下，一切都告冰釋。此文讀來令人對「愛」、對「緣」有一番深刻的省悟。

含笑——是我極為喜愛的一篇佳作。作者馮菊枝小姐，是一位已有相當成就的小說作家。近年來，她寫散文，在文字運用上，駕輕就熟，筆觸老練而內蘊豐富。譬如本文第一段：「……溫柔婉約的春天似乎還在徘徊留連，夏天卻已經不遠了。」即予人一種純熟的感覺。只是本文寫外婆太、外祖父、外婆三人，因用力分散，致有所失。

和她們在紅塵裡錯身——寫五位不同形貌、不同性格的女子，如何活在滾滾紅塵之中。作者林韻

梅小姐在「後記」中說，這是「用來紀念媽媽那個已逝時代女子的純情面貌」，我想在這方面她成功了。至於文字方面，作者雖是女子，表現卻相當豪邁，無柔細之感。

以上，是我對今年獲獎作品的粗淺觀感。但願這六位獲獎作者，在散文寫作方面，都能繼續努力，相信他日必有大成。



董雅蘭

56.11.4 生

河北省柏鄉縣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經歷／

雜誌主編

■作品／

「墓誌銘」——第八屆雙溪現代文學獎

詩第二名、「樹之沈思」——第九屆雙

溪現代文學獎散文第一名、「在視線

與思維交界的地方」——第十屆雙溪

現代文學獎詩第二名、「掘」——七十

六年詩選（爾雅出版社）、「波浪畫

室」——七十七年詩選（爾雅出版社）

且來花裏聽笙歌

散文組第一名 董雅蘭

常常，在有緣與一朵嫣然的花兒相遇時，我總會忍不住地想問：這世上究竟還有多少我們喚不出名字的花朵？她可能正隱身於一處僻靜的山谷，繁衍著神秘的奇香；也可能正熟睡於飛禽的巢邊，等待初春的第一聲鳥鳴；直到有一天，當我重新翻閱古詩詞的那一剎那，我才恍然發覺，原來，案頭即是花園。

於是，我的心再也不叨叨絮絮地追問每一朵花的名字了。是花，就免不了繁華凋零；是人，就免不了生死流轉。那些曾經刻骨銘心活過的詩人，以他們有限的生命，灌養了一方無限沃美的泥壤，讓有緣與他們相遇的苞蕾；開花成詩，吐香成歌。而千百年後的我們，也就憑繫著這份文字因緣，與花朵們共聆宇宙天機，分享生命喜悅。

於是，季節的遞嬗就不再是賞花的藩籬了，只要恬靜地坐下來，泡一杯溫潤的茶，案頭的扉頁裏，自然會有一朵解語花，以樸實的情懷向你邀約，且來花裏聽笙歌……

之一·寂寞的時候

四面垂楊十里荷，問云何處最花多，畫樓南
畔夕陽和。
天氣乍涼人寂寞，光陰須得

酒消磨，且來花裏聽笙歌。

——蘇軾·浣溪沙——

翻翻古書，你會發現荷花有好多名字。

她就像個才情豐沛的創作者，能詩能文能畫能歌，那整個夏季破泥而出的故事，豈是你我一聲「荷」字便足以了得？在大地上以污泥鋪積而成最難落筆的一張紙上，她從容自在的寫下了生命的軌跡，以花之娉婷、葉之圓滿、子之香甜，藕之纏綿。

如此輝煌的創作年表，任誰見了都要歡喜讚嘆吧！世世代代不同時空領域的人，也紛紛振筆疾書，記下這美的一頁，以他們最熟悉的一個名字。

於是，一提起荷，你會聽到賞花人來自四面八方的合聲。薰風習習之中，拂過我們記憶深處的名字還有芙蓉、菡萏、水芝、芰荷、芙蓉……以及蓮。

蓮到了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的周敦頤眼中，自然就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了，如果要追溯起她的前世，也許就是屈原身上那一襲象徵著高潔心志的「初服」吧！在「離騷」這篇愁腸百結的自傳裏，他仍是一本初衷，堅毅地闡述著「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的原則，不貪戀任何一絲纖錦繁華。

繁華似夢，君子不畏衆人皆醉我獨醒的寂寞，矢志要做一株不可褻玩的蓮。

比起歷代以蓮自居的高節志士，蘇東坡的膽識智慧，也是澎湃激昂，銳不可當的，而且還多了一份旁人所沒有的自在風趣。每每於山窮水盡處，自創桃源。

然而有一天，豁達的東坡也不禁寂寞起來。

寂寞就像荷花一般，有著許許多多的名字，無論是熟稔的或是完全陌生的。在文字尚未發明的太初，在結繩記事還不能打出意味著「寂寞」的複雜心結時，大自然早已善解人意地表達出我們無法言喻的愁思，以一支支兀立於泥沼之上百般思索而尚未想開的荷。

那花瓣兒交疊閉合的苞蕾，多像我們懵懂混沌的腦袋，風來時，左一個寂寞，右一個寂寞，是盪不安。當東坡帶著微涼的心，以及醉人的光陰之酒，獨自行走於四面垂楊之外時，奇妙的因緣使他聽見不同凡響的樂聲。

他撥開垂楊，撥開內心縹緲糾葛的寂寞，當機立斷地對自己說：「且來花裏聽笙歌」。

原來，那十里荷花早已綻放多時了，在苞蕾想開的那一刻，花瓣們便恍然大悟地放下一切束縛，坦蕩蕩地舒展生命，讓夏日陽光吮乾苞蕾深處的淚水，讓自己成為一朵真實的荷。

那混沌未開的腦袋還等什麼呢？想不開的只有繼續做一團污泥，想得開的便足以成就娉婷之花。寂寞的時候思索著思索著，東坡又再一次地找到了柳暗花明的新契機。

之二·臨水讀花

五年江上損容顏，今日春風到武關。

兩紙京書臨水讀，小桃花樹滿商山。

——元稹，西歸絕句——

在照相機尚未發明的時代，詩人便是攝影師，他把天空的雲彩、飛鳥的姿態，以及摯友的容顏，通通寫在詩裏，就像我們把生活中一切值得留念的畫面，畫數攝入底片裏一樣。

只要你攤開詩，讓描寫大自然的句子在腦海中走一回，那些山啊水啊就彷彿經過了暗房處理，帶著一份「不朽」的驕傲，鮮明生動地來到眼前。

也許是因為光陰稍縱即逝吧！攝影師不斷地拍照，詩人不斷地寫詩，他們捕捉的每一個剎那，都想為生命留下「曾經擁有」的見證。雖然，有些畫面距離我們年代久遠，但詩是永不發黃的相片，否則，元稹「西歸絕句」中的嫣紅桃花，怎麼好像才剛剛在我身邊開出了春之喜悅呢？

在生命這條難以探測的河上，元稹與他的好友白居易一樣，經歷了不少急流險灘。元和五年的時候，元稹為了彈劾懲治不法官吏，與宦官劉士元起了衝突，之後就被貶江陵。「五年江上損容顏」，從一名堂堂的長安監察御史，變成小小的江陵府士曹參軍，元稹可真是遇到一瀉直下的急瀑了，又快又狠地將他推入死潭一般的世界，一困就是五年。

五年，可以讓一個襁褓中的孩子站起來，又蹦又跳地認識這個世界；五年，也可將一個壯年人的身心，磨損得百般憔悴。枯枯榮榮，沒有誰能料得到，拿得準，除非生命能像天上月，缺了又圓，圓了又缺，缺了再圓。

但是今天不同，「損容顏」的往事就在詩中一筆帶過吧！因為元稹終於得以奉召回京，光明的遠景令他無暇回顧，只想讓自己如解凍後的江河，一路無礙地直奔長安。

時序正是春天，元稹沿唐河、浮漢水，順利地越過武關，直溯丹河，這人世間的水脈道路，彷彿都為他而開了，五年的苦悶又算得了什麼呢？春風一吹，他便笑顏逐開，心念如河水一般柔軟。

就在回京的路上，元稹接到了白居易和李復言寄自長安的信，這兩紙京書，多像一雙從天而降的船槳啊！元稹的心在友情的護衛下，航行得更加愉悅了，每一絲的流水都能照見他的喜樂。體貼他的感覺。而在水上，就彷彿躺在老天爺的懷抱裏一般，既興奮又惶恐，他也许忍不住地想擰一擰自己，看看這一切是不是夢吧！

快樂，真是件筆墨難以形容的事。

臨水捧讀書信的元稹，該如何向友人傾吐內心的感動，為這首「西歸絕句」作結呢？猛抬頭，江岸桃花已臨水展顏。

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因為花的容顏就是詩人的容顏，「小桃花樹滿商山」是元稹回京途中最得意的一張相片。也是最難忘的一張相片。

元和十年正月，元稹順利地自唐州回京，但同年三月，卻再度遠謫通州，這恐怕是他舟行於一片花光水色中時，不曾料想到的吧！然而商山的桃花，已真真實實地為他綻放過，並不朽於詩中，誰能否認他曾經幸福得如同一朵被春天眷顧的桃花呢？

之三。木犀病房

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熱水，莫分茶。枕上詩書閒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終日向人多醞藉，木犀花。

——李清照，攤破浣溪沙——

一位詩人曾告訴我一段與花相遇的小插曲。

那年，他在軍中服役，鎮日操練著各種作戰要領，腦子裏除了當下的口令、動作，便是一些模糊的過去與未來了。尤其是在陌生的山中行軍，夜裏星星碩大無比，他扛著槍，背著沈重的裝備，不禁思索起荒謬的生活中，敵人是不是就是自己？一聲「臥倒！」，他與大地緊緊相貼，槍口瞄向遠方，無名小花在眼前矗立。

用「矗立」來形容這朵花的姿態，可真是一點也不為過哩！為了戰爭，堂堂五尺之軀在小花面前俯首稱臣。他說，那一刻的感覺好快樂，管他是行軍還是臥倒，他第一次這麼仔細地端詳了一朵花，知道天堂就在與他擁抱的大地上，而戰爭，戰爭不屬於這個地方。

這真是段美的相遇，讓人不禁猜想這朵小花是天使變的。

有的人終其一生都是太平盛世，有的人卻在戰爭中九死一生，無論幸與不幸，生命的流逝都是必然的，如果見到小花的剎那就是永恒，那何不把花落知多少的疑惑交給遼闊的大地去解決呢？剎那即逝的一生，我們專心賞花就好。

中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女詞人李清照，對於花的觀察十分細膩，在創作方面，她可算是一位優秀的賞花人了。「紅酥肯放瓊苞碎」寫的是梅花苞蕾的紅潤晶瑩，「情疏跡遠只香留」寫的則是桂花的獨特風韻。在她留下來的作品裏，花是自然之美，也是心情的代言人：「花自飄零水自流」寫的是相思，「人比黃花瘦」寫的則是寂寞。

但這首「攤破浣溪沙」中的花，卻特別地寧靜沈默，不代表愛，也不代表愁，只是單單純純地守著一朵花的本份，接受「木犀」這樣一個亙古以來的稱呼。

寫下這闕詞的時候，李清照是個剛剛由大難中活過來的人，戰爭迫使她從北流亡到南，失去了大批古物書籍，更失去了心愛的丈夫趙明誠。

趙明誠在考古學方面下了極大的功夫，李清照與他興趣相投，婚後還協助他完成了《金石錄》的編著工作。每天晚上，他們以點完一枝蠟燭的時間為準，或評論前代書畫彝鼎，或整理家中文物舊籍。興致來了，就辦場小小的比賽，只要誰能說對某事出於某書某頁，當晚，那個人便可享受對方的茶水侍奉了，而甘美的茶，總是隨著幸福的笑聲，喜孜孜地落滿衣裳。

金兵南侵之後，溫暖的燭光就再也點不起來了，有的也許只是趙明誠靈前的垂淚之燭吧！丈夫的病逝，使李清照晚年孤身飄泊，陷入悲痛的絕境中，奄奄一息。直到有一天，她從大病中掙扎著醒來，才知道，一切都過去了，像流亡途中的塵沙，飛得很遠很遠了。

只有木犀像貼心的朋友一般，靜靜守候著李清照養病的居室。

木犀花，也就是桂花，常常在乍然之間一樹盡放，令人思念起年少時，那些來不及開花結果的志向。但李清照並未因此而顧花自憐，綠肥紅瘦的海棠早已化作豐沃的泥壤，鋪設在人生最坎坷的一條路上，她在戰火中奔跑著，奔跑著，病倒了便讓那泥壤包容了去，不再悲傷。

「倒下」是個特別的緣份，彷彿自己是粒種子，被命運之手深深地種下，開花結果又成了指日可待的事。而賞花，更不是戰爭或流離所能夠阻隔的事了，當我的詩人朋友在戰場上與花相遇，紛飛的子彈無法參與，當李清照與一室溫雅の木犀相望，昨日種種亦無法參與。因為「倒下」的片刻已無限延伸，賦予美艷站起的動力。



潘秀玉

50.9.30 生

台灣省南投縣人

靜宜女子大學畢業

■現職／

公

土地麗歌輕吟哦

散文組第二名 潘秀玉

四個天燈

由於工作的因緣，我來到這一個認識不多的小城，參加這一場盛會之後的宴席。

座中多是當地文教人士，席間的杯盞交錯、所談所議，也泰半相關於藝術或者人文，耳聞眼見他們在地方文化上的投注，讓我覺得，藉這工作機緣而得以結識，縱是遠道而來卻也此行不虛。

突然，他們談起了天燈。

對我而言，天燈，是我極少聽聞的名詞，從字面上去理解，那應是屬於節慶熱鬧裏一場天幕上的華麗，有著地方性的草根色彩，甚或帶一點神話的寓意，但無論如何想像，我至今尚未曾親睹賞看。

據說，那是用熱氣吹脹起來的燈盞，施放到天空上，向老天爺傳達土地子民的祈願或心意。

據說，前此不久的那一天夜裏，人們從這塊土地上昇起了數百個天燈，悠然飄移，壯觀美麗。

據說，其中四個最大的天燈，分別從漢家人、客家人、泰雅族、平埔族的代表人手中，同時升起，象徵百餘年來，曾經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四個種族，他們祈祝和平的共同心願。

我想像當時四盞天燈在四個掌間驛然一放，翩跹昇揚的景象，秋末夜空爽朗明淨，黑緞般的天幕是最好的觀景，四個龐大的燈盞，執在四個溫溫的掌中，熱氣滋滋響動，心意溶溶交流，不同的種族血脈，共同的土地相親，那已然隱沒於歷史中的歲月傷痛，或者是爭逐，或者是流徙，或者是嫌隙，或者是卑屈，至今都湮遠消褪。前塵往事無需重提，今日只是鄭重向天地表意、向歷史立下願心，曾經強勢的，要更加謙虛，曾經卑弱的，被牽握起來平坐平起，山河大地上，血緣交融，綿綿傳襲。於是那執燈的手，在剎時一放裏，悔歎昇上去了，寬宥昇上去了，包容昇上去了，親睦昇上去了……

天空中頗然寫滿了鏗鏘作響的詩句。

一行一行，都是地上人們的心音。

我整個驚動起來，浸潤於這塊土地脈息裏的子民。他們敦睦的儀式，竟是這般靈動美麗，他們不要那種端坐堂奧的繁文縟節，寧願來到空曠的郊野，腳沾泥土，用素淨的紙糊起圓滿的燈，包容著一團騰騰的暖潮。一股虔敬的祈祝，從手心到天心，款款飄移，深深表意，彷彿是用燈作筆，在天地間寫起輝煌詩句。乾坤朗朗，月白風清，筆觸這樣溫柔，這樣深情。

四個天燈聯袂升起，在這一個爽淨的秋日夜空中，交映著彼此的光芒。那同樣鍾愛這片土地的心，敞亮亮燃出一腔溫暖胸懷，在升起的一刻裏，坦裡相見了，肝膽相照了，英雄知遇，高高地證之於山川大地。

據說，有人一直追逐天燈飄移的方向，緊緊跟隨它的影迹。

它將飄入哪一方天隅？

曾經屬於天空的，彷彿終會墜入銀河，作永恆的星。尤其是這樣亮煌煌流傳自地上、自人間的史詩章句，更有了化身天星的前因，永遠燦亮不熄，定定鑲在天際，誓證所有美麗的心情。

追逐的人沒有說出追逐的結語。

我相信，天燈終究是成了星。

重返舊時路

我回到遠離已久的故居鄉里，伴同朋友要去尋一處喚為「阿里駛」的舊地。

我詢問過媽媽關於這地方，「就在老家往上走一點」的模糊指引，仍使我們四面八方不知該如何取擇方向，我們向路側一位老婆婆探問：「阿婆，請問阿里駛要往哪邊走？」在自己的家鄉問路，我感到異常心虛，老人家停下腳步，臉容是一種美麗與善良化約到歲月皺紋裏的慈藹祥和，她望望朋友，又望望我，微微驚訝的眼神透露著疑惑：「阿里駛？」

彷彿是一個古舊的名詞從記憶中喚回，但一個湮遠的世代，如何會在這外來不識路的年輕人口中提到、問起？「是的，阿里駛」我們再一次申明，她揚起手指：「往前走，路底那一帶就是了」。我們道謝後前行，來到叉路口，隱約的印象立刻讓我感覺應往左側拐道，這路我少時經常走過，但從不曾去問起它的名，今日回返，卻是以這般翻尋舊風情的心懷重新登臨。我們再次問路：「阿伯公，請問阿里駛在哪裏？」磚砌圍牆前的老人家頓了一下，眼神在我們兩人臉上來回巡索，我立刻讀到他眸中相同於剛剛那位老婆婆那種微微的驚訝，他溫溫的笑開來：「沒囉，現在沒有阿里駛囉，都改為鐵山社區了」聲調滄桑中有一股歷經遞變後的安和，「那怎麼走？在哪裏？」我們又問，「就是這裏，這裏就是阿里駛！」溫溫的笑意在他臉上似乎又更深了一層，我暗暗揣測他心裏一定這樣想：「你們這兩個從哪裏來的少年孩子，真不知道人事推移、滄桑變化，現在什麼世代了，還在問起阿里駛！」

是的，阿里駛，地方誌上的古名，我童年時光裏隱約的所在，它從我的模糊印象中跳進書裏史裏，如今又從文字上飛入我重新認識中，那是「平埔族」這古遠族群的舊居。

朋友的家鄉也有一處阿里駛，書上記載那裏的阿里駛便是從這裏翻山越嶺、迢遙流徙過去的。朋友從他極遠的家鄉來，在我離居已久的家鄉裏，尋到了匯入歷史洪流裏的根源，我瞬時感動起來，江山迢隔，原來是可以這樣千里一線，土地相親、因緣遇合，原來是在古早古早的年代就已經濫觴發源。

我再一次想起數日前在朋友的鄉里，我們約同去看縣立文化中心正舉辦的噶瑪蘭文化特展（噶瑪蘭人是平埔族的一支，分佈在臺灣東北部），一進展場，龐大的長型布旗在樓層間高高地披掛下來，一句一句坦蕩寫著「大聲說出我是噶瑪蘭人」，我立時感動了，胸中一股熱熱的暖潮一直泛昇到臉頰、眼眶，一個在百餘年前因為漢家族、高山族而四處流徙的族群，今日以這樣的儀式，受邀回到這塊土地上。我尤其感動於這展佈在睽睽衆目前的一句「大聲說出我是噶瑪蘭人」，是漢家人為他們寫出來、掛出來、呼喊出來的，這樣一個舊時的強勢種族對弱勢種族的還以尊嚴、伸手一握，是多麼可貴的人間相親睦。

我自小生長在山村鄉野，黝黑皮膚、深邃大眼，經常會讓初識的人好奇我是不是原住民同胞，尤其小朋友間直言不諱的措詞，更令我羞赧不已。這樣的卑微心情，使我的童年歲月，常常不願抬眼正視面前的人，因為我害怕也許又有人要根據我的膚色、我的眼睛，指證出我是他們認知裏的原住民族，然後嬉笑我。雖然這樣的心境在成長中逐漸消褪，但仍有一個隱隱的心結暗暗的存在，直到認識這位朋友，才從他的種族理念中，尋回不再避諱的坦蕩自尊，知道每一種種族、每一個生命，都沒有尊卑分別，都可以頂天立地。因此當我聽說，那噶瑪蘭老酋長在漢人為其舉辦活動的現場上，兩度當眾屈膝下跪，我的感動立刻濡濕雙眼，曾經卑屈的生命，曾經受抑的心靈，有朝一日能夠讓一個溫溫的手掌，牽握到平起平坐的尊嚴上來，從此抬頭挺胸、坦蕩生活，那種感激心肺，彷彿也只有這樣一個堂堂男子的千金一跪，才足以向四方表心，向天地重重敬謝。

大地母親

我經常在住所附近遇到那位老婆婆，腰背微弓、衣衫單薄，推一輛裝載破爛什物的作廢嬰兒車，在路邊尋尋覓覓、撿撿拾拾，孤清一人慢慢走著長長的夜街。

這樣一個瘦削老弱的身影，她的背後是負荷著如何的生活境遇、怎樣的滄涼身世，我是無由得知的了，但我每一次看到她屈身於熙來攘往的街道，背襯在輝煌燈火之下，便感覺她猶如這華麗流動世界的化外之民，正拾荒著物質社會隨手丟棄的剩餘價值，一點一滴來鋪填她的生活、她的日常。尤其在冷天的風中，我常常不禁心中暗問，這一日裏，她可曾溫飽了？

然而看著她仔細的撿拾、一堆一疊整理細束，神情那樣從容、那樣專注，我又依稀看到是一個大地的母親、一群恣意孩童的老媽媽，任勞任怨跟在揮霍的手勢後面，默默收拾起那些尚可珍惜的各色雜什，統整起來，交給一條寶愛物資的天理。她拿它當份內職守，無涉尊卑、理直氣壯地職掌著，卑微裏於是有了高貴的寓意。

這樣的身姿，常讓我油然而生一股疼痛的觸動，她那堅毅無畏的神色、佝僂單薄的形影、多麼像我已逝的祖母！

我童年的寒暑假，通常回到鄉間渡過，依稀記得那是小學二年級，暑假我依例回鄉與祖父母同住。仲夏時節，茭白筍正當盛產，外來的商販在農家大埕上設下收購場，四面八方的茭白筍便在這裏攏起一座一座的碧綠小山，孩子們於是有了打零工的機會。工作其實很簡單，主要是將筍殼剝除，方便承商們分級包裝，工資則論重計酬。這椿在工作中帶有遊戲意味的新鮮活動，當然吸引了躍躍欲試的我，於是我也提著籃筐、帶把小刀，參與了這場大埕盛會。每當進來一袋筍子，才往場上嘩啦啦一傾，孩子們便蜂擁而上，使盡全力裝滿自己的籃筐，然後再一一剝殼。當時那個不太懂得與人爭利又太懂得心軟同情的我，籃裏的筍子本就不多，卻還要分給堂哥堂姊幾根、送乾弟乾妹一把，於是一場奮戰下來，我的收穫就可以想像。

通知領錢那天，我完全沒有絲毫喜悅，要去面對那十分可憐的微薄代價，我寧願不要。祖母見我半天沒有動靜，奇怪我為什麼不去，我說：「很少的，我不要領了」，祖母當時默然不語，直到夕陽西落、晚飯備妥，祖母拉起我的手：「走，我帶妳去！」

那條通往收購場的小路，好遠好遠才亮著一盞微弱的路燈，黯淡的光色一路黯淡著我的心情，那彷彿是要去面對一場全班高分、獨我不及格的慘重難堪，但祖母不給我退避的機會，我們終於來到燈火通明的收購場。清賬領錢的小孩們黑鴉鴉排成一長列，祖母加重了手勁的掌心，默默牽動我遲疑不前的腳步。來到會計面前，俐落的珠算聲響很快把我的工資清算出來，二塊五毛錢，我低垂著臉，完全不敢張望四周的眼神。祖母看著我伸手去拿起屬於我的工錢，一邊寒暄

著與身旁的人閒說家常，然後帶我走到小店，用那二塊五毛錢，剛剛好買給我一枝麥芽糖，然後仍是牽著我，在淡淡路燈的映照下，一路靜靜的走回家。

要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逐漸懂得祖母的心情。從土地中討生活的人，永遠寶惜老天爺的給予，一滴血汗落進地裏，一粒穀米便要珍重拾起，揮霍了該當收取的擁有，便是揮霍了老天爺的心意，如何向天向地交待得過去！？祖母當然不肯我對該領的錢退避不理，縱使那工資領來，不過是一枝麥芽糖在口齒間幾分鐘的甜意，她都要我真真實實地嚐受。生活原不過如此，耕耘收穫，理所當然，一切沒有貪求，也沒有辜負，只要腳踏實地，面對自己的收成，人群之前抬頭挺胸，沒有卑微。

但當時小小的、稚弱的我的心靈，又哪裏得悟祖母這樣無言的用心，我只記得那堅定前行的步伐，和緊握著我立在人群之中溫溫的掌心。



羅元輔

54.4.3生

台灣省宜蘭縣人

大學畢業

■現職／

雜誌社文字編輯

獨居

散文組第三名 羅元輔

陽光穿越浮腫的雲，穿越廣袤得令人懷疑其存在的天空，穿越高樓大廈的頸腰，穿越公共汽車的窗玻璃，映在十字路口的斑馬線上，累極了，在這樣遙遠的旅程後，躺在那裡，大馬路上，衆目睽睽下；連續交叉的褲管劃過，群擁的布鞋、皮鞋、高跟鞋、涼鞋大大方方地踏過，連影子也不留下；影子跟隨鞋子，鞋子運載褲管，褲管驅策雙腿交叉，雙腿支撐上身，上身頂着無表情富表情的臉的頭；頭，頭裡面或者智慧、愛情，或者住着上帝、十九世紀，但都未知得近乎透明，如果的確有，那麼左右上下是他們現在共同的語言；語言周圍是紅綠燈、商店、下班放學遊蕩趕路的人群與車輛，有些車燈醒了，霓虹燈也提早醒來，路燈倒還沈睡；唯獨噪音始終存在，沒人知道它是醒或睡、男或女、老或少、生或死，儘是自隔街傳來，自更遠的高架公路，自更遠更遠的山際，自雲、自地平線、自世界彼端地球的另一面，沒有人知道。

順着時間的規律進行，接下來便是黃昏了，但我不期然湧現清晨的意象，因此，現在是清晨，一天的開始。遵守造物秩序的人們或許要對我抗議，但是，現在是清晨，我不打算說抱歉。

現在是清晨，日日夜夜戴着手錶而不關懷時間的人們，驚嘆既來的生活又將展開。

每天，世界這樣開始。世界因忙碌而存在，因存在而忙碌，我們的生活在忙碌與存在的辯證中進行；我們的臉像一面鐘，耳朵像一對鬧鐘，背脊像裝設了發條，且不忘在手腕上戴上手錶；於是，記憶成了長長的備忘錄，若將每人的腦殼剝開，就呈現一份份時間表，足以開盛大的博覽會：午餐、打球、電影、畫展、上課、生意、約會、買菜……七點、

九點半、四點、十點，許多點，許多生活的關節，許多時間的站牌，許多情誼的巴士，將我們載往特定時空，接受自己而未必自願的安排。按照社會學的解釋，這是體制脈絡中秩序的產物，一切在軌道上運行，即使是天災人禍，也在天災人禍的軌道上運行，無需驚奇得將嘴巴扭曲成特殊形狀。套用電影的觀點，這是許多連續畫面的加速播放，視覺暫留效果與人類自娛自愚的行動——這解釋倒頗差強人意，我站在窗前俯瞰，玻璃儼然成了大螢幕，於是我拉上布幕，享受拒絕低品質節目的權利。

我拉上窗簾，暫時將世界關在外面，支持這個動機的心理背景並非憤世嫉俗，只是想要重享一天真正的自由。為了追求自由而百受約束的生活已經夠長，長得讓我們麻痺、毫不警覺，當然也不知放慢腳步仔細思考；即使有幸靜下心來想想，終又在外力催促下打消「歪念」，繼續投入物質或精神的爭逐。因此，很少有正常人能一整天不出門，多數人出門工作，與自己的衣食生活鬥爭；學生們出門上學，為自己的未知遠景構圖；退休的老人出門散步，將自己曝露在世界面前，以任何相關或無干的事物將空白填補，且證明自己依舊存在。每個出門的人大概都找得到一個理由，因為那理由實在好找，而閉門索居這般單純的事，反倒難讓社會認可其正當性。無奈資訊密集的工商社會裡，互動交流的頻率繁複如許，竟使我們無法肯定個人單獨生活的可行性，且能不假思索而將之否定，為其貼上一個避世孤僻的標籤。幸好社會大眾傾向冷漠，如我這般在家獨居一天，即有好事的新聞記者披露，也不致引為熱門話題，而我可享受其後的清閒。

過團體生活是必須，獨居何嘗不是？與人溝通協調很不容易，學習面對自己、與自己對話又何嘗簡單？獨居是藝術，若不輕易將生活表象化，則獨居是一部場景簡單的電影，自編自導自演自賞，儘可將涉獵的鏡頭自我投射，由各角度反覆審視自己。這部電影的片名不妨就叫「創世紀」，在一個有限世界裡，秩序重新創造，獨居者就是造物主，對一切事物具有再定義與全然的支配力。如果願意，連手錶也可以自由調整，喜歡現在是十二點，現在就是十二點，就過想在十二點過的生活。人類發展史是一部創造、累積、再創造的歷史，卻也是不斷無形壓抑創造、埋葬異念的歷史。發展模式使生活有了既襲的憑藉，於是安於生活、追尋既定價值便像流行性感冒傳染給同世代每個人，循而遺傳於後世子裔。大家逐漸讓發明創造的神經萎縮，而後告訴自己：我沒有創造的天賦。將一切創造的可能性與權利全盤過讓給少數被戴上發明桂冠的人們獨享，這就是偶像與英雄奇蹟出現的真諦！因為大部份人都容易滿足，少數不安於現狀的心靈便超越了這時代，而人們簇擁着在後面走，走向別人腦海中的新世界，但這世界何嘗是新的？何嘗是別人的？這世界其實是自己的。着眼於此，我嘗試建立自己獨居的哲學體系，且以行動來驗證。

個人閉門索居，日子照樣是要過的。投入例行社交生活必須勞動，在家裡待着也不就是過舒服日子，相反的，這需要巧心安排與耐心執行，否則獨自悶在家裡，着實與坐牢關禁閉無異。在行動上，獨居往往存在着清閒與勞動的辯證。想要安穩穩穩閑坐涼椅上，可以；想要舒舒服服躺在地毯上，可以；但品嘗這些有閒階級的滋味後，民生問題就來拜訪。肚子餓、想吃飯，媽媽不在，老婆出門了，少不了親自與鍋鏟辯論一番；流汗、洗澡、換衣褲，如果有責任感，也得替衣服褲子洗澡；桌面沾滿塵埃、碗盤油膩，窗戶髒得可以，追求清閒的心又如何能自我陶醉？於是，觀察力越敏銳，獨

居越成為治理家務的過程，這也許就是家庭主婦安於數千年大男人主義的原因所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再加上客廳、臥室，足夠忙上大半天，流兩大碗公的汗水了！這樣女人還能想到爭民主論自由那些非茶非飯的事嗎？如此推斷下來，家，這個生活的共同體，想必是男人發明的吧！

其實獨居在家，好比桃花源裡只有一個人，仿如開天闢地，宇宙洪荒之初，獨居者儼然是人類始祖的始祖，哪裡還用得着性別、姓氏、身分證號碼、國籍這些添加物呢！獨居時，社會生活的成文規定一一瓦解，男女之別自然打破，禮儀規範自然失蹤，法律重新審定，心跳重新設置，連語言文字也可以再做一套，反正是自己用嘛！不必在乎別人的懂不懂、溝不溝通。不過，想達到這種自我解放與超越的地步，着實不容易，且相當程度上像是自找麻煩。退而求其次，若想省些力氣，獨居時不妨就幹些一般休閒與消遣：左手和右手下棋啦！弄皺報紙啦！消耗食物啦！睡覺做夢啦！……若甘願降格到這個層次，那麼可幹的事就多了。每當墮落至此，我心中油然而生「家庭主夫」的構想；前面說的「打破男女之別」，無異是種高攀的理想，不如家庭主夫來得貼切。

家庭主婦的風潮已臻爛熟期，雖然向傳統保守力量挑戰並非易事，而家庭主夫的概念方興未艾，以哲學立場而言，這甚至可擴充為新男性主義，其體系架構有賴更多的破壞與建設。純粹以人的立場來看，家庭主婦與家庭主夫都該摒棄家庭包袱，視作獨立生存的一個人；但既然有了男女結合法律婚姻等契約存在，家庭便成為孫悟空額上的金箍，一經擺脫，就有人如唐三藏般念起咒語，教你大傷腦筋。因此，駝鳥式地幻想家庭的不存在，未嘗不是一個辦法。在這樣的自我制約下，主夫無異於主婦，熨衣服、洗襪子、擦桌椅、疊棉被，此等勞力事件便可成為生活消遣，進而提昇為藝術化的享受。一投足、一舉手，撫觸盡是自己的身影與過往形跡，重新與他們認識攀談，感覺上是親切而饒富情趣的。雖然無法知悉西蒙波娃與沙特同居生活的細節，但其大抵仍秉持男女共同生活的基本模式，只是相互關係的定義與認知上與既襲有別。前人已想到改變男女待遇，後生如我對此亦頗感興趣，家庭主夫的概念不止於男內女外，它該有更充實的生命的內涵，看來若想在獨居期間建立新男性主義，還得很长一段時間才行。

索性放下這些問題，教他們遠足去吧！出門活動是為了對自己的懶惰鬥爭，獨居時則不可忘記對雜念鬥爭。心中雜念紛紛，簡直是對獨居的侮辱！理應拈出佛家靜坐功夫，作一番心理衛生才是。因此不如泡杯清茶，靜靜享受吞雲吐霧的樂趣。

菸草與茶葉，這兩種植物對人類的貢獻至大，對獨居的我更是絕對必需品。藤椅一張，閒書一冊，外加清茶一杯，香煙一枝，足可消磨浮生半日。品茗的費事周章在此便省略，我還不到花甲之年，自然沒有慢煮緩品的韌勁。陶杯裡茶葉一放，熱水下沖，氣味出巡時，這清幽聖品便可直沁丹田。至於香煙，往昔也是正當的消遣恩物，近年來拒抽二手煙運動風起雲湧，抽煙者每遭刮目相看，連在外面抽煙也有三分顧忌。支持拒抽二手煙運動者，倡言煙味刺鼻難受，且相信其對健康危害鉅大；科學家也說香煙是致癌的導火線，一談到生命問題，尤其是切身生命問題，大家就嚴肅得把臉拉長。其實抽煙如怡的我也是拒抽二手煙的，因此我願意靜坐在藤椅上，點上一枝煙，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抽煙有害，這在現階段可能已是不爭之實，但是否就能禁止呢？恐怕不容易。誠如汽車排放廢氣、工廠排放黑煙，難道有人因而倡導「拒乘汽車運動」或「工廠全面停工運動」嗎？沒有。只因那些受害者也是工業文明的直接受益人，因此，不抽煙者對癮君子的排斥乃至敵視不全是公平的。人類歷史，從另一角度來看，近乎是發現問題、製造問題、解決問題、問題反覆循環的歷史。重點應是是想辦法改善香煙品質，而非直接訴諸否定與摒斥。

這麼吐煙、吸茶、看書、沈思，隨着時間流逝，也會有莫名的孤獨感。獨居者喜愛孤獨，也害怕孤獨；獨處時能遠離世物、思索反省，卻也同時失去反省的參考，容易流於空洞落寞。孤寂至深，白晝也如夜闌般森冷無息，這時渴欲聽到外界音訊，心想：爸爸媽媽、兄弟姊妹、同學親戚、乃至仇家牌搭，他們在做些什麼呢？生或死？快樂或苦悶？這種寂寥況味頗似學期結束後回到校園散步，平日的囂嚷頓時無跡可尋，真有遠遠被遺棄的惆悵；逐漸逐漸沈入死亡幻想，想到一切可能意外的來臨，想到死後世界，沒有了自己的世界該會是怎樣一個狀態？意識型態的爭戰仍否持續？兒童樂園仍否開放？草木花朵仍否生長？時節風水仍否運轉不息？那些過往時空如今何處藏匿？靈魂能否超越物質於瀚寰大氣中翱翔？……哦，思之又思，多想跨出一步，一步即有生生不息的萬千世界，那迷人豐富的存在——

醒來時才發覺自己睡着了。重想起先前的疑慮，不免對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奇蹟大惑不解。當真不出門便能飽覽天下嗎？恐怕仍需旁人的通風報信。秀才時代電視報紙尚未出生，電視報紙的時代也難出現萬事通的秀才，一切事物以表象呈現，即使能知天下事的秀才，也僅止於知天下事的標題，何況是獨居而不才的我呢！想到這裡，不免心生惶恐，恐懼落後，恐懼世界老了一天後便如陌路，真想到街上大喊三聲「我還活着」！



李嘉瑜

59.4.18 生

台灣省桃園人

■現職／

淡江大學中文系

緣繫一生

散文組佳作 李嘉瑜

照片中的母親，眉宇間素淨無思，只是報報地笑著。父親亦是笑，笑得宏大而明亮。當日曆終於將歲月撕成一疊疊的春夏秋冬時，我們仍能在那方小小的光與影中，潑灑到歡欣無盡。那年春天，在經過七年漫長的等待與堅持後，父親、母親執手處的結髮，是共承風雨的比肩。

認識父親那年，母親仍是不識人間悲喜的女學生，日日在燈下計算著年華，把紙張攤開，一個夏天都在玩。那時，她們有羣人，分散南北，每次的假期都是奔波與叨擾。坐在飛馳的火車上，想著亂世中的流離。

二十來歲的父親還在念書，日子是忙到好壞都不知。因為生活裏，不只自己，手掌中的老繭，全為了一家生計。而他的身分是學生，念書原是本分。天空往往是現實到容不下一點做夢的自由。

陽光就這樣重覆著時間的故事，擁擠又疏離的世界中，有人相遇、有人錯過。他們各自坐在光陰的刻痕上，等著未知的命運。

中橫的跋涉，從花蓮到天祥，父親是一身橘衫的輔導員，母親是學員中最愛笑的女孩，笑笑總抿起嘴來，不經意間竟成了鮮潤的中國山水，眉是山、眼是水，山水之間，有江月照眼激盪。父親看著，幾分是怔忡。

燕子口的雲被枝桠挑得高高，母親是再走不下去了。坐在路邊，單單想著，這情景真像電影裏的鏡頭，雲天一過，便是幾十年的滄桑，也許是幾生幾世。然後是重逢，連相見都是隔世的。父親就在這時走來，訥訥地說要負母親前行。母親心下一驚，人聲、時間都隱了過去，連台詞都忘了，只是惦念著恍惚中的重逢。於是這一路行來，日子開始變得懸

人心腸，懸成掌紋中密密地姻緣。

很多年以後，我問父親，是刻意或是無心，父親一還是笑，是那種被人覷見心事的赧然。

外祖父知道這兩地的往返時，幾乎是震驚，託人四處打聽那個來歷不明的男孩。母親娘家在家鄉是顯赫人家，從前清、日據、到了民國，仍有分盛世長過來的繁華。鄉裏的人，走走遇見女學生樣的母親，仍是傾身一聲：「大小姐！」那時當家的是太祖母，立刻就是一句斷絕，看輕的是父親的身世。母親的性子原來就拗，傾天覆地來，更是事事不依。於是輾轉奔波於相親途中，處處去說門當戶對。父親只告訴母親等待二字，無論風雨，他日日守在母親行經的車站，隔著人羣，不言不語，只是癡癡遠睇。

這樣的七年，不是地老天荒，卻教人傾心致意。太祖母終於點頭，疼惜的是孫女誤了站的青春。臨行之前，她對母親說：「這是你自己選的路，今後是好是壞，我都不過問，總是一句，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好壞都是自己，無有怨言。」母親含淚承諾。

所有百轉千迴的故事，行經至此，才慢慢平靜了下來。平靜下來後，就是一個新世界的展現，不是很好，卻是真實世界。

母親是直到新嫁那天，才初訪夫家。幾個榻榻米大的空間，根本無法旋身，更遑論長待新人。門外的爆竹烟起，一聲比一聲肆無忌憚，母親這才一寸寸地意識到世界的改變。

一齣婚姻的開始，往往是險灘處處。因為夢想終將落入現實，因為一切的熟悉注定與生活相握，相握以後，方知彼此的異同。

母親向來慣養嬌生，千般愛、萬種愁，只緣於心中風景。父親卻是從艱苦中蹣跚走出，活得現實又入世。相愛時，不需朝朝暮暮。婚姻卻需要兩人在同一個時間空間，相廝相守。

那時，所有的爭執，都是父親相讓。母親冷著鍋灶時，他前去熬茶；母親擱了幾天衣衫未洗，他主動浣衣。在日復一日的窗外遞變中，故事漸漸有了轉機，像行船的舟子，欸乃一聲，又是豁亮天下。

從我懂事以來，生活是個怎樣的結局，早有定案。時光仍然時時蹲在窗口覷人，而人間新年送舊年，新計替舊計。每一年吃團圓飯前，父親總要先放鞭炮，母親攬著我站在門前，外面過天遍地都是地老天荒。父親從熿熿火光中走來，把我們圍進懷裏。家家門前的爆竹聲，遠遠近近地交疊著，那是一種亂世中的相親相依。

開始懂得愛情時，我仔細地將感情線，從左掌看到右掌，然後慎重其事地告訴母親，我的愛情一定要那種生生世世的地老天荒，至死不渝。母親聽著，一還是笑。「做平平凡凡的人，過平平凡凡的日子。」她說。廚房裏，熱霧騰騰，鍋爐各有生息，黯澹之後，明天仍會升起，而母親是水遠山長地過來了。

年來，總有人忍不住提醒我和母親的神似。與父親同行，又說一看便知。在相似之間，我才驚覺——父親和母親竟然愈活愈像。像臨水看影，看得鏡花水月都成真了，伸手一握，連掌紋亦是疊合。所以父親從不嗜食雞爪，卻日日繞路

去買，因為母親愛吃；所以母親每行經菜市，都會去探尋那家花生舖，因為父親獨喜。所以母親愛蘭，父親養蘭；所以父親愛畫，母親習畫。生活中的種種，沒有一句言謝，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的愛人與被愛，理所當然的同悲同喜同患難。

最近一次回家，突然發現——父親和母親竟連笑聲的節奏和頻率都相同。窗外葉生葉老、花繁花謝，青天黃地間，什麼都發生過了，什麼都沒發生。所謂三生三世的姻緣，不過平凡若此。但正因為平凡，所以能遠避天庭流離，以匹夫匹婦之身共此山河、共此歲月。傾身之間，處處都是深情凝重。



馮菊枝

32.8.1生

台灣新竹人

新竹師專畢業

■經歷／

國小教師廿五年

■現職／

家管

■作品／

小說集「月將沈」、「流淚的雲」、

「不是偶然」、「水色的季節」

散文集「情深幾許」

含笑

散文組佳作 馮菊枝

這是個可愛的星期天。溫柔婉約的春天似乎還在徘徊留連，夏天卻已經不遠了。

有風，輕柔的風，從外婆的禾埕下方拂了上來，舒適極了。白花朵的陽光也很可愛，老是從含笑枝葉間偷窺我，也偷窺我正在看的書。密密麻麻的光點，不時透過枝葉，灑在我的頭上臉上和手中的書上。

這是我在含笑樹上築的書房。我把含笑樹粗細不同的枝條編織成一個簡陋的窩，可以靠，也可以躺。不很舒服，而且常有凸起的枝節扎痛我，可是我喜歡。喜歡那些閃爍不定的光點、喜歡躲在濃綠深處、遺世獨立的感覺，更喜歡那些四處亂竄的含笑花香。濃郁的花香，常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又幸福又快樂的孩子。的確，那年我才十歲。

躲在樹上看書，比在其他任何地方看書有趣多了。我翻了一個身，一根枝條彈了起來，扎痛了我裸露的右臂。我一慌，手中的東周列國演義掉到樹下去了。我命令那根枝條重新歸隊，它不服氣，反而扯散了另外一根枝條，同時向我抗議。我不理它們，我的心情很好，因為我忽然發現了一朵黑色的含笑花。黑色的，就在我眼前，怪不得我一直覺得醺醺欲醉。

我大喜過望，小心的摘下了那朵黑色的花苞，另外又摘了幾朵白色的含笑，然後蛇一般的滑下樹來。撿起了書。紅赤赤的土地上，到處散滿了白裡泛黃的花瓣。

外婆太還坐在廳堂的門檻上，我蹦蹦跳跳的跑過去，才發現她已經睡著了。她睡著的样子好看極了，雪白的髮絲散亂著，有些覆垂在她的額前，使她看起來像個可愛的小女孩。

我蹲下來，把香花湊近她的鼻子，她唔了一聲，卻沒有醒來。我幫她把覆額的髮絲掠到了她耳後，把黑色的含笑花苞夾在她耳翼上方，她還是只唔了一下，仍然沒有醒來。我急了，大聲喊她，同時搖晃她弓起的雙腿，把她腿上垂下的肉袋晃得搖擺不定，這才看到她唇角含笑，笑意逐漸漾了開來。原來她假裝睡著，她在騙我。

「阿太騙我，阿太騙我，」我撒嬌的繼續搖晃她的雙腿，假裝生氣的說：「阿太騙我，阿太騙我！」

外婆太終於裂開沒有牙齒的嘴巴笑了起來，笑得好好得意。「人家要睡，妳就吵我，妳這箇兒。」她親暱的說，故意把我的小名咬字不清。她誇張的深深吸了一口氣，又說：「哩魯兒，什麼那麼香？」

我在門檻上坐了下來，挨著她，再把我握緊香花的手掌湊近她的鼻子，讓她聞了聞後，才攤開我的手掌，讓她看掌上那些潔白如玉的花朵。她誇張的啊了一聲。我又幫她取下夾在她耳翼上的黑色花苞，正想獻寶，那花苞卻一骨碌從她領口滾進了她的襟衫裡。她把手伸進大襟衫裡掏了掏，沒掏到什麼，她索性解開襟口的盤扣，露出月白色的對襟汗衫，我隱約看到了她八十歲的乾癟多皺的胸部。雖然見過多次，我仍覺不好意思，她卻若無其事的抖了抖汗衫衣襬，這才把那朵黑色的花苞抖了下來。

待她把盤扣一一扣好，我也把黑色的苞片剝下來了。黑色的苞片像褪下的舞衣，露出來的是細膩潔白的花苞，伴著異香撲鼻。這是外婆太最喜愛的含笑花。它不像別的含笑花早就裂開了綠色的苞片，它只讓陽光把苞片悶得恰到好處，苞片又把香氣裹得恰到好處，只待一拆封，香氣就驚天動地的四處亂竄。這才是真正的含笑，讓人含笑。

外婆太滿懷歡喜的，把所有的含笑花放入她大襟衫的口袋裡，然後像往常一樣，陪我唱了一些客家童謠，又任我玩弄了一陣她鬆軟下垂的肉袋。八十歲的腿，已經只剩下一把細瘦的骨頭，和被鬆垂的皮裹著的少許的肉了。那時我卻不覺得悲哀，只覺好奇好玩。

看她漸漸的進入瞌睡狀態，我悄悄的站了起來，往廳堂裡面走去。在陰暗的廳堂裡面，外公正在勤奮地編織畚箕。他把劈好的竹篾細心而熟練的編進紮好的竹骨架裡，畚箕的形狀已經出來了。我喊了他一聲外公，他停下手中的活兒，抬頭應了我一聲，憨厚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我喜歡他憨厚的笑容，即使在那樣陰暗的廳堂中，他的笑容仍然讓人覺得溫馨可人。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原來外公和外婆都是外婆太抱養來的孩子，兩人都生性木訥，因此也都不不得外婆太的歡心。即使他們已生下了子女，又升格做了祖父母，外婆太依然不給他們好臉色看。外婆太最疼我這個外曾孫，也疼她所有的孫子女，卻始終不疼外公和外婆。而他們兩人卻始終逆來順受，從不記怨。即使後來外婆太跌斷了腿，躺在床上好幾年，拉屎拉尿，換衣洗澡，也全靠外婆太細心服侍。命乖運蹇，外婆始終無怨無悔。

我朝廳堂右側的廂房走去。那裡是穀倉兼小舅舅的臥房，牀頂的木架上堆滿了各類的書籍。我把東周列國演義放回去，又抽出了一本七俠五義，預備下個星期天再看。

穀倉裡的光線和空氣都很差，隔一堵土牆就是豬圈。豬隻終年不停的伊伊唔唔叫著，豬屎更是終年臭不可聞。今天

又加上糞坑被翻攪的氣味，使我忍不住趕快衝出那穀倉。我知道那是外婆在挑水肥澆菜，外婆包辦了所有山上和田裡的工作。

也是許多年後我才知道，外婆打從六歲起就要上山採茶，每天採不到一定的數量就得挨打。而即使外婆再怎麼賣力工作，每天一頓鞭打卻總是免不了的，因為外婆總是那麼木訥，從不懂得察言觀色，也從不懂得討人歡心。

我回到廳堂的時候，外公仍在編織那只畚箕，外婆太卻已起身去上禾埕收取晾乾的衣服。上禾埕就在那棵含笑樹旁，我幫外婆太收好衣服，又幫她把衣服送到她的房間，看她坐在床上摺了一會兒衣服，然後我說我要回去了。在走過禾埕的時候，我聞到了濃郁的含笑花香，忍不住又爬上去摘了好幾朵。

我住的家距外婆家不到五分鐘的腳程，我特意繞到屋後彎彎曲曲的小路。那小路陰暗潮溼，有些人家的牆縫裡長有羊齒植物，我喜歡欣賞它們纖柔卻堅毅的生長姿態。

我一路走，一路不時聞一聞手中的含笑花香，心裡覺得滿足而快樂。走到亮伯婆的後窗時，我忍不住像往常一樣探頭向裡面張望。在陰暗的空氣中，我看到了她的牀，蚊帳低垂，似乎隱約可看到她雪白的髮絲。我突然想到要把手裡的含笑花送給她，於是我繞到她的後門，進去找她。

亮伯婆是我認識的年紀最大的老人，比外婆太大好幾歲，身體也沒有外婆太硬朗，終年纏綿病榻：我卻由衷的喜歡她。即使現在，我仍然喜歡所有的老人，尤其是慈眉善目，又清純得如娃娃臉的老人。

我在亮伯婆的牀上找到了她。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子孫們都上山下田工作去了。我笑著，把香花放進她的掌心中，再把她的手送到她的鼻子前，讓她聞聞花香。她驚喜交集，笑著，眼中卻流下淚水。她總是這樣，每次送她香花，她就忍不住激動得流淚，然後說起我英年早逝的父親，說他當年也多麼喜愛老人家，每次採龍眼，總要送她一大把。

小孩子不懂憂愁，我對父親沒有絲毫印象，那棵老龍眼樹卻讓我感觸良深。它粗可三人合抱，種在我家屋後，隔一個伯公廟廣場，就是亮伯婆的家。我喜愛爬樹，卻從來不敢爬那棵老龍眼樹。它太壯碩了，我只能仰頭看它。

就在第二天，外婆太云上禾埕收衣服的時候，摔了一跤，把右大腿和脊椎骨摔壞了。從那以後，她就一直癱瘓在牀。每天放學回來，路過外婆家時，我都要進去看看她，隨手送她幾朵含笑花，讓花香驅散她房裡惡濁的空氣。往後幾年，她的髮絲更白，映著她蒼白的臉，使人看了忍不住心疼。

而最心疼她的，還是外婆。那時候外婆已經是快近六十歲的人了，卻仍秉著為人子媳的孝道，每天出門工作以前，總要對外婆太噓寒問暖，工作回來，更要幫她換洗尿布、洗澡擦身。而那些，四個舅媽都是從不肯做的。即使如此，外婆仍然得不著外婆太的歡心。外婆卻也逆來順受，只盡自己本分，一直做個善良柔順的好兒媳。

據說外婆太去世的前一年，台灣北部地區發生了大地震，外婆太躺在牀上不能下來，外婆願不得自己的安危，執意陪外婆太留在泥牆糊的房子裡。太婆既捐不動外婆太，只好跪在她的牀前，顫抖著喊叫：「這怎麼好呢？阿母，這怎麼好呢？」不管地動天搖，外婆一心只顧到外婆太，寧願與外婆太共生死。

外婆太去世後，那棵含笑花也被它的主人砍去了。隔了一年，亮伯婆去世，我的祖父也把屋後那棵老龍眼樹砍除了。我始終不明白，後代子孫為什麼總是要砍除先人們種的樹，留著那些老樹不是很好嗎？老人我們是留不住了，但是留著古意盎然的樹，又有何妨？

有一件事是我始終相信的：雖然外婆太在世時，從不曾喜歡過外婆，更從不疼惜過外婆，但是多年冷眼旁觀，又多年身陷外婆溫順的服侍中，她一定早已明白，外婆其實是她這生中最值得疼愛、最值得憐惜的人。雖然她不肯明言，但她一定含笑九泉。

是的，外婆太一定是含笑以終。我相信。



林韻梅

42.8.9生

福建省林森人

師大國文系畢業

■作品／
花的隨想

■經歷／

省立台東高中任教16年

■現職／

省立台東高中國文教師

和她們在紅塵裏錯身

散文組佳作

林韻梅

之一·靜女

——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

車到中山國小。空氣頓時清涼起來，原先悶悶欲嘔的感覺也隨之消失無踪。風，慷慨地吹進窗來。

車到民族路口。一個黃色的身影上了車。頭髮一絲不苟地梳到腦後，紮成馬尾，用黃黑相間的絲線纏繞著；白靜的側臉找不到絲毫斑點，只頰上泛著趕車所逼出的微紅，白皙的頸項下是嫩黃色的棉質上衣，由肩頭至袖口鑲著一塊菱形的白色網眼布，黑色牛仔仔褲泛著灰白，從身後口袋鮮紅的英文標籤，卻看不出下過水的痕跡；潔白的運動鞋，側面有細細的紅色飾絨；肩上掛著一只黑色布質背包，正面的貼飾是一個戴紅色小帽的洋娃娃，一頭金黃捲髮襯得那對塑膠眼球益發晶圓，其中的黑眼珠正隨著車行轉彎而左右滑動。

她退到車掌小姐身後的位置坐下，從黑布包中取出一個比十元銅板略大的一面鏡子，仔細端詳，用食指、中指輕理鬢髮、雙眉，再用小指輕抹雙脣，又從黑布包中取出一張面紙，按了按脣角。

坐在我前坐的兩個國中男生，竊竊私笑，那個小個子模仿她左手拿鏡子，右手按脣的姿勢，另一個趕忙抓下他的手。

她渾然不覺，拿著鏡子在眼前上下左右移動了好一陣子，然後收進背包中。

車轉過海霸王餐廳。她舉起左手，看了看錶，金黃色錶帶薄薄地圈住她細細的腕，錶鍊隨著車行有規律地晃動著。我告訴自己，如果猜得沒錯，她應該是要在圓山下車。

車過聯勤彩虹賓館，我有些心急。她再度舉起左手，將兩耳後髮輕輕拉下一小綫，緩緩站起身來，扯響停車鈴。車到圓山，市立美術館在陽光下白的格外耀眼。她輕巧地躍下車。車又開動了，我轉過身，看到她正朝美術館的大門走去，館前廣場上一個身著黃上衣、黑長褲的男子也正快步迎向她。我鬆了一口氣，中山橋下的基隆河水映著藍天，似乎較往日澄澈多了。

之一·碩人

——碩人其順，衣錦裝衣。——

我看過不少好看的女子，但沒有像她這樣刻意而且逼人的。

她的兩眼勾勒著清晰的眼線，雖然有點近視，但由於目光的專注，仍顯得明亮有神；兩道濃淡均勻的眉，到末梢微微揚起，平添些許挑釁的意味；薄薄的雙脣，略寬了些，卻能勾畫出幾近自然的稜與弧，再加上醒目亮麗的朱紅脣彩，一開一闔之際，聲音的表情就更豐富有致了。咄咄逼人的女子，即便是絕色，也是我避之猶恐不及的，無奈她有個令人心動的鼻子——挺直的鼻樑，鼻尖輕輕翹起——這一點點溫柔、靈巧的暗示，使我忍不住要多注意她了。

其實，她是不乏人注意的。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是客客氣氣的，談起話來，相當節制，深怕自己鋒芒聾人。一星期後的星期三，上課鐘響過不久，走廊響起了清亮的笑聲，她體形高挑，穿著一件黑色棉質圓領衫，一條黃底黑點大圓裙，腰際緊緊地繫著一條黑色寬皮帶，陪著老師走進教室；我立刻察覺到安靜的教室中揚起一陣又一陣情緒的波動。

下課的時候，有人打聽她的來路，也有人為她簡述經歷；無論如何，她已註定是四個暑期中的主角，當她無故或因故缺席時，我會感受到教室裏的沈寂和無聊。誰去製造一些問題讓老師們始而錯愕驚訝，繼而沈吟蹙額呢？誰去營造課堂中此起彼落的質疑與回應呢？

那天在小說課上，她對鑑賞的角度問題，提出質疑：「我的皮膚白，我知道自己穿黑衣服好看，所以我常穿黑色的來突顯自己；但是不了解我的人會怎麼批評我？我們從事小說分析、評論時，會不會也犯了同樣的毛病？我們是不是在強做解人呢？」老師面對身穿黑衣服的她，一下子似乎陷入黑色的迷霧之中。我站起身來試圖回答她的問題：「皮膚白的人，的確是適合穿黑衣服的，也可以任己所好選擇顏色，但別人的看法卻不能加以限制；文學作品的欣賞也該是如此吧！作品一旦產生，別人所附加的評論未必是作者真正的意圖，卻不能限制鑑賞者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

回家的路上，我們偶然相逢，她突然說：「我以前怎沒有注意到你？」我苦笑了一下，她還向我借過筆記呢！「你會不會覺得我很愛表現？有些課，我說話就是要使人注意我，這樣我會有一種滿足感；但有些課，我確實是想把問題弄清楚。」

「你會不會覺得我和男同學比較接近？我只是覺得和他們相處起來容易多了。就像我喜歡教男生，他們畢業了寫信來，都告訴我：他們好愛我！我喜歡被愛的感覺。」

「你知道我上課的情形嗎？當我要他們發表意見時，我就先站在相反的立場嚴加批判，學生不服氣，就會為書中的立場說話，啪！一下子全班都舉手搶著要發言。你要是看到，你會嚇死！」

我微笑著聽她說完，正要表示意見，她一揚手，叫住一輛計程車，轉身抓住我的手一握，一下子就鑽進車子裏去了。時間久了，同學們談論她跳舞、宴客的聲音自然小多了。她如常地趕計程車上下學，上她愛上的課或一定會點名的課，也可能在老師轉身之際，突然消失踪影。有幾次，在她消失之前，我都發現門外有一個男子高瘦的身影；又有一次，那男子帶著兩個小女孩在室外鵲候，下課時，她匆忙地收拾書本，一面向坐在前座的我說：「別看我這麼愛玩，愛交朋友，我還是很顧家的！」

之三·柏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她的聲音在門外響起，燦燦朗朗地一如往昔，然後，一個甜甜的笑容就出現在門開處。幾乎是不必任何遲疑的，她坐向我，拉著我的手，嘴角的笑容還沒消褪，眉頭和眼角已聚起一些無奈夾雜著自嘲。

「你知道嗎？我離婚了。拋棄一切跟著他，結果竟是步他前妻的後塵。他們辦離婚手續的那天，我也去；她先從律師的辦公室出來，看到我就說，他是不會改變的，我終究會步她的後塵。我不信，我以為我年輕，我以為我純潔、可貴的初戀，那足以使他拋棄妻子的愛的力量，會使我們廝守一生。我以為我是與眾不同的，他那時候也是這麼說的，我竟然相信了；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所有的女人都是與眾不同的。她，我見過，我不明白，她吸引他的，究竟是什麼？」

「孩子，全給他了，他堅持要的。他對孩子不錯，你知道的。那女的已搬去住，沒上班了，在家照顧孩子，孩子叫她阿姨。那次，他酒後打我，老大替我收拾好皮箱，老二在一旁催趕，要我快走，快回台北。老大說她會照顧弟弟；老二說，他如果長得夠大，絕不會饒了爸爸；老三被吵醒了，傻傻地擁著被子看著我們。」

一陣雷響，雨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傾盆下洩。陽臺上的盆栽被雨幕壓得抬不起頭來。她抓住我的手鬆開了，兩肩一鬆，頭重重地靠向椅背。

「我當然走了，不走，怎麼辦？後來，他叫人來和我談離婚的事，我的心死了，他根本不想挽回，我答應了。」

「我回去過幾次，剛離婚的那兩個月，我每星期回去，真的好想孩子。他的作業、考卷堆了好高；婚後這幾年都是我幫他改的，生老三，月子沒做滿，就爬起來幫他改，這些你都知道。我覺得他好可憐，就幫他改了一下午，改不完的，帶回台北改，再用限時郵寄給他。」

「我知道你要罵我傻，可是我不忍心，你懂不懂？我不再愛他了，可是我不忍心——一個男人帶著三個孩子。後來，她搬進去了，我就少回去了。她還好，每次我去，她就避開，讓我和孩子聚一聚。」

「當然不會再拿作業回來改了。讓她看見，豈不要笑話他嗎？她是沒辦法幫他改的。」

窗外的雨勢更急了，雨水從窗縫擠進來，從鋁門的溝槽中溢出，擲木地板上一片水跡，我站起身來，用門後的拖把來回拖拭，那水卻沒有因此縮小範圍。天色愈發陰霾，她也站起身來，找到一把梳子，梳理她微濕的頭髮。

之四·東門之墀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天色沈沈地迎頭壓下，她拉著我走進一間冰果室，室內沒有別的客人，我習慣性地揀一個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外的餘光照在她剛燙過的捲髮上，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光弧。她時而面對窗外，時而轉身向我，在這一轉一折之間，臉上明暗如幻化。終於，她長聲吁了一口氣，正正地看著我。

「有一件事，你不要聽？」此時她已完全背著光，臉上僅有雙眸如星，我不自覺地點一下頭。

「我今天碰到一個人，十年前對我很重要的一個人。我知道他回到學校，也曾期望再見到他，但沒想到是今天這種方式。」她說著，頭緩緩地垂了下去，左手抓住衣擺輕輕地揉搓著。

「早上我在校門口的小店喝豆漿，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形走進店來，我下意識的，就把頭低下去。他背對著我坐下，我才發現他帶著一個小女孩；他招呼孩子的聲音真是溫柔。十年前那個社團聯誼會結束時，他就是那樣溫柔地說：『辛苦你了。』我也就這樣把他放在心上。」

盤子中的蜜豆冰雖是五色雜陳，但冰上薄薄的兩片香蕉夾著一顆紫葡萄，半融的冰水下躺著糊爛的紅豆、綠豆，幾粒走散的西瓜子漂浮其上，竟也有幾分風流雲散的淒涼滋味。我攪動一下冰水，她的手仍搓著衣角。

「可是大四那年，那女孩——應該是就是他現在的妻子——跑來找我。她說他們是小學同學，她那時就決定了非他不嫁；她讀完高中沒再升學。她說，如果沒有我，他們是很好的一對；她說，她和他談過了，要他做決定，可是他說他不能負

我：於是她來找我，她說，我的機會比她太多了「而她只有唯一的一個。」

「就這樣斷了。直到去年，朋友從美國回來，告訴我，他回來任教了。」她的臉轉向窗外，陽光從雲縫中篩下金絲，捲髮又映出一波波的光弧。

「三月，帶孩子逛校園，經過他的辦公室，我鼓足勇氣去敲門，沒人應聲，孩子問我找誰？我才恍然想到是星期天，能找到誰呢？沒有想到今天倒碰上了，我吃得極慢，好怕他轉身，又都希望他能發現我。他付帳的時候，我發現他腳上穿著拖鞋，這不像他，以前他只要出門一定穿鞋子的。」

「我先生和我在心中的份量？」我的問題使她沈吟了，她的手指在桌上畫了又畫；盤子裏的冰水流到桌上，西瓜子仍然飄浮不定。

「我想，他是我的一樁心事，只因為沒有真正的了結，所以會常常想起。」

「敲他辦公室門的那天晚上，我夢見他來找我，我先生也在，我替他們介紹。我記得很清楚，我拉著我先先生的手說，他是我同學。」

之五·氓

——氓之蚩蚩？——

正氣路夜市，燈火輝煌，人如潮汐。

「五斤三十！五斤三十！」在市聲嘈嘈中，突然拔起的高音吸引我的脚步停駐。

脚踏三輪板上，那皮色黝黑、又瘦又小的橘子實在引不起人食慾；隔壁攤子上澄黃的香蕉、晶紫的葡萄、艷紅的蘋果，毋寧是更誘惑人的。然而她巍然跌坐，低觸到頸的下頰有三層，橘紅色碎花上衣裹著龐大身軀，一條黑色長褲已洗得泛白；她端坐不動，乍看去竟有朱銘木雕的大氣磅礴。

「五斤三十！五斤三十！」她驀一抬頭，剛才的菩薩低眉，一下子變成金剛怒目，那圓圓的眼珠，不畏不怯的眼神，活脫是水滸傳裏的孫二娘。

我原本打算轉身離開的步履有些遲疑，伸出手在那一唯其貌不揚的橘子中挑揀，一面怯怯地問：「這樣的橘子有人買嗎？」

大概從來沒有人問過她這樣的問題，她先是一愣，接著笑開了，眼尾的紋深深地笑入髮際，那原本寬而厚的唇也笑成了一個美麗的弧。她用流利的河洛話說：「這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她似乎洞悉了我的心事，當我拿著沈甸甸的五斤橘子要走開時，她說：「看得著皮，看不著裏？這是火燒柑，包好吃的。阿桑撿柑子不比你們在撿厝婿。」

「五斤三十！五斤三十！」再回頭，她已起身，站在板車上吆喝，燈光儘管明亮，但都在她的頸項以下，她的臉絲毫看不清楚，只見她張開手，手掌上各拿著四個橘子。

「買好吃的，不要貪好看的。五斤三十！五斤三十！」

初春的風從身後吹來，似乎要把她的聲音吹得好遠、好遠。

〔後記〕很難忘懷幼稚園時，母親穿著白襯衫、藍底白碎花裙，騎著腳踏車來接我的美麗身影，我那可愛的老師也是一身白衣、藍圓裙的裝束，騎著腳踏車來做家庭訪問。詩經中的一些篇名被當做某些曾和我錯身並肩的女性代號，純是緣法，用來紀念媽媽那個已逝時代女子的純情面貌。